

游客帝国的前世今生



“

中国盛产游客,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、出行人口之众多、沿途花费之巨大、文化探索之深入、往来世界之频繁,甚至让他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小小的改变——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,大陆游客纵横四海,让中国堪称“游客帝国”。

古代中国旅行的兴起

中国最早的旅行家叫做周穆王,他也是中国自驾游爱好者的祖先——他有一辆由八匹骏马拉的“悍马”,性能好到日行三万里,带着他从西安出发,一路走到中亚。后世的一位无名粉丝带着对这位旅行家的仰慕之情,误打误撞制作了中国第一本路书:《穆天子传》。

夏商周时期,游客仍然多是王侯,公款旅游屡屡载入史册;春秋时,教育家孔子的旅行最有时代意义;秦汉时,低级公务员亦有了出差机会,游客发现了“当地特产”才是旅行永恒的主题——例如徐福不惜扬帆出海,以为跑到济州岛就可以找

到长生不老药;汉朝时,商人踏上了丝绸之路,而游人队伍里也加入了司马迁这样搞田野调查的史圣。

到魏晋南北朝,知名游客基本上都是骚客,各种诗歌游记不遗余力地做着地方营销;隋唐时,著名游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搞江南巡游,为科举长途跋涉的考生也成为了飘一代;宋元时,游客中混入了老外马可·波罗,而名气不大的汪大渊也很争气,往东去到菲律宾,往西去到伊拉克,往南去到坦桑尼亚,则证明了宋朝时广州已经有人在用指南针。

到明朝,出百里外必需路引,加上“父

母在,不远游”的封建思想,让中国几乎成为一个“宅男帝国”,没有功名的庶民是寸步难行。但明朝偏偏除了盛产太监,还出产知名旅行家——鉴于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,最有名的旅行家和太监果然是同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郑和。

尽管如此,郑和绝对不是明朝唯一成名的旅行家。徐霞客19岁父亲就去世了,得到非主流母亲“志在四方,男子事也”的批准,成为了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民间地理学家兼旅行达人,游遍中国十六个省,写出至今依然人气极高的旅游畅销书——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游客帝国开始崛起



他们装备昂贵的莱卡相机,只在景点前用10秒拍下V字手势;他们用7天游遍欧洲12国,每天都发条到此一游的格式化微博;他们穿着短裤白袜加皮鞋,却在香奈儿门前大排长龙……他

们是中国游客,是欧债危机的救星。

到了21世纪,中国终于作为一个“游客帝国”崛起。对他国而言,中国游客从见识浅薄者、学习者、猎奇者,变成了GDP的增长点,变成了衰败经济的拯救者,变成了外交事件中不得不考虑的筹码,也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、人数众多却非本国国籍的社会“新成员”。

在20世纪,中国的救国游客想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发展的镜像。他们努力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,大片《建党大业》里就提及毛泽东到北京,亦是为了与同

伴募款到法国去,寻找救国之道。

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,旅游业低调诞生——晚清时,上海租界区有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“旅行社”;1923年,上海银行家设立“银行部”,为中国人办理出国手续兼代订车船票;1924年,第一批老外的旅游团赴杭州游览(但直到2012年,福建省建宁县才“迎来首批纯种外国人”);1925年,中国有到日本的“观樱团”;1927年,中国有了第一本《旅行杂志》,同年“中国旅行社”也申请到了营业执照……

1949年之后,“华侨服务社”、“中国国际旅行社”、“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”相继出现。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中国对国内旅游依然实行“不宣传、不提倡、不反对”的方针。在短暂的30年后的今天,当罗浮宫的门票只收85元人民币时,张家界的天门山舞台剧的贵宾票就要350元。

中国游客先学会怎么去玩



时至今日,有一种GDP叫做中国游客——这个逻辑对中国的旅游城市与他国的旅游城市都管用。有数据显示:2020年,将有一亿中国人出国旅游,而中国游客在加拿大平均花费一般为每人1600美元。

所以说中国盛产游客,但大部分人连怎么玩都不会。拉阔视野也好,体验文化也罢,中国游客似乎应该先学的,是怎么

去玩。

选择旅行方式,也是在选择生活方式。有人穷游,陈宇欣搭火车晃晃荡荡走完西伯利亚铁路全程,顺便成为中国北极裸泳第一人;有人打工游,吴非全球旅行打工,一年实现一个梦;有人贯彻周作人“30岁后旅行只是为了吃”的思想,记者蔻蔻梁辞职80天环球旅行;有人立志环游世界,60多岁的张广柱夫妇卖掉房子环游世界,最后变成了伊利广告;还有12个年轻人卖掉房子、辞去职务,用800万买了两辆房车,如今正在环游世界。

事实上,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旅游方式——师奶带着电热水壶和简易麻将参团、高富帅到非洲打猎、白骨精到欧洲滑雪、富二代去欧洲游学、驴友3000元游遍欧洲、裸婚夫妻蓄钱到巴黎和平街13号买卡地亚、小清新穷游你几乎没有听过地名的地方。

有评论说“中国人只有旅游没有旅

行”,这可不是“游客帝国”应该有的文明。“游客帝国”所见的世界,不应是被金钱颠倒的——每一个旅人的每一段旅途,纵使再微不足道,也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小小火花,有一天它会改善自我生活的处境;每一段旅途的每一次经历,都是人生最好的手信——手信不是指给美女同事买的Longchamp饺子包,而是精神上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
游人所见的世界,可以改换内心的天地。也许,旅行不一定有收获,不过是做点无用的事;旅行是无分远近的,皆因风景可能就在身边;旅行未必有目的地,虽然漫游的旅人总是突然就找到人生方向;旅行甚至不是必须的,只要你在无趣的日常生活之中,依旧可以找到几乎擦肩而过的感动。

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至此,不妨扪心自问:即便游客帝国已经崛起,但你旅行的意义找到了么?

据《新周刊》

●相关链接

中国古代多种旅游形式



中国古代旅游有很多种,让人感到很新鲜。

古代帝王旅游。中国古代社会是重视儒家伦理等级的社会,统治阶级与庶民百姓的旅游风尚存在差别,而封建帝王出游规模之宏大、排场之奢华又堪称其最。据载,黄帝打败炎帝后巡游天下,“东至于海,登丸山,及岱宗。西至于空桐,登鸡头。南至于江,登熊、湘,北逐葦粥,合符釜山,而邑于琢鹿之阿,迁徒往来无常处……”此可视为中国帝王的早期旅游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,为巩固统一局面,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巡游。西汉武帝在位期间,为了宣扬其文治武功,东巡13次,沿途经过西岳华山、中岳嵩山和东岳泰山等著名旅游胜地,遍及许多重要地区。

古代商人的商务旅游。中国古代史书所载的“肇牵车牛远服贾”(《尚玉·酒浩》)就属于殷末周初商人的商务旅游活动。在《周易》中有许多围绕商务旅行的内容:如“复卦”中的第二个爻辞说:“休复,吉”,意思是商旅美满地归来。李白的《长干行》所反映的就是商人的出门之久和行程之远,以及由此导致的家人对远行经商之人的切切思念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的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”,也是歌女对其行商夫君的抱怨。此外,古代社会交通不便,山林草泽密布,社会服务业不发达,所以出门在外风险不少,这造成了中国古代商务旅游的诸多艰难。

文人和士大夫的游学、游玩。荀子说:“不登高山,不知天之高也;不临深溪,不知地之厚也。”这说的是学习必须深入实地,联系实际。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出游考察。司马迁说:“异时诸侯并争,厚招游学。”(《荀子·劝学》)这里的“游学”特指文人的外出求学活动,同时指旅游者在旅途中的行为。司马迁本人就是游历祖国名山大川、深入实地进行学习考察的杰出代表。在士大夫中,喜欢旅游者也很多。如唐代陈子昂曾任右拾遗,他写下的《登幽州台歌》中就有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千古之绝句。唐代柳宗元被贬谪永州、柳州后,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记散文。

平民旅游。中国古代的下层社会成员,有着自己特定的旅游方式及风俗。古语云: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再加上受古代意识里的旅行遇怪、遇险等观念的影响,因此近游方式相对较多。传统的旅游活动有踏青、端午节划龙舟、重阳节登高等。